

与戏剧结缘一生,我很幸福

朱琳

在剧院排了几十年戏,值得怀念的事太多了,我想先说说焦菊隐。焦先生立志搞戏剧民族化,第一次实验是排演《虎符》。排练需要学习一整套戏曲动作,为此专门请了戏曲学校的专家教课。演员都要练功,下腰、劈叉、水袖、跑圆场,每天早上练一个钟头。进入正式排练时,大家都感到很新鲜,心想这是话剧,怎么演得像京剧呢?所以排练时,大家总忍不住笑,我就不笑。对那些经常笑的演员,焦菊隐也不生气,反倒问他们:“你们学的这些东西,该怎么用到戏里去?”我在剧中扮演如姬,一个极具悲剧色彩的巾帼英雄。她气度不凡、冒死盗符救赵。塑造如姬时,我渐渐领悟到用戏曲动作可以优美、准确地表达出人物复杂的内心活动。排着排着大家就不笑了,明白了焦先生活剧民族化的想法。

我们的老院长曹禺,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戏剧家,和这位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戏剧大师在人艺共同工作几十年,我也受益颇多。

记得是在上世纪50年代,剧院特别请来了苏联专家库里涅夫给我们排演高尔基的《雷雨》和其他的人们。这部戏演出20多场,曹禺每天拿着俄文剧本,坐在首都剧场后边一个导演席观看演出。有一次我问他:“院长,你天天来看戏,不烦吗?”他说:“我近一个时期正在学高尔基的编剧,这个戏两个多小时,把整个俄罗斯社会都写进去了,每幕都有代表人物出场。而我的《雷雨》里虽然也有资产阶级、平民这些不同阶层的人物,却没有高尔基那样的大手笔。”当时我想,曹禺院长已经是一个很有成就的剧作家了,还能抓住一切机会虚心学习,真是了不起。

1982年,我随曹禺赴日本与日本戏剧界的朋友交流。曹禺很了不起,每到一个地方都做一番即兴讲话。他思维敏捷,口才相当好,没人能讲得过他。可是料理自己的生活却时常丢三落四,笑话百出。那次的访问临回国时,曹禺整理行李时随手把回来的飞机票给撕了,而且是他和李玉茹两个人的,怎么办呢?日本方面知道他是名人,就请他写几个字换回了两张飞机票。这件事至今说起来还是笑谈。

在人艺演出之余,我和苏民、赵福如、董行信几个人,每个星期举办朗诵会。大家一起朗诵,古体诗、现代诗都有。2007年话剧百年,我得到“国家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称号,参加颁奖典礼的时候,胡总书记为我带孩子们。胡总书记说:“你是个大演员,还帮着别人带孩子,真不错啊!您要是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

我这一生,接触的各种大人物都跟戏剧有关。从周总理、焦菊隐、曹禺到胡总书记。将近九十年的光景,与戏剧结缘一生,我很幸运,也很幸福。

明请读一篇《少年辛苦真食蓼,老景清闲如啜蔗》。

十日谈

我在北京人艺

鹿鸣

——美石遐想

孙友田

一头鹿走出了石头,走进了木兰围场。木兰围场是清代的皇家猎苑,清代的皇帝从康熙开始,每年秋季都要在这里举行军事色彩浓厚的狩猎活动。木兰是满语,意思是用酷似鹿鸣的哨音,聚集同类,便于围猎。

鹿总是以最温柔的眼睛看蓝天,看白云,看绿柳,看繁花,看这个伴它生长的世界。听到幽幽鹿鸣,饱含寻亲的热望,带着团聚的心情,优雅地走进陷阱。

皇家要用它的血肉,滋补皇权。

倒下时仍然温柔地望着猎人,望着那支从它身上拔出的、流血的箭……

鹿鸣 (雨花石)



《荷塘月色》中说:“层层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我问学生这荷花为何“羞涩”?这对于最爱羞涩的女孩来说,一点也不难回答,答案多种多样:是因为它还鼓不起勇气去展示自身的美,有点不好意思;是它还不能落落大方地接受人们投来的艳羡的目光,有点羞答答的;是它在这夜深人静之时怕被人窥见了秘密,有点难为情;是在众多俏丽的姊妹中顿生相形见绌之感,怕被取笑……这就是赏玩,它不是靠理性,而是靠自身的感受、体验和联想。赏玩,能带来美感和乐趣。

四月的一个中午,春夏有点混淆了的时刻,我从康健园快步走出,与对面的桂林公园不同,它是一个免费公园,让人民得以喘息的共享空间。

刚刚结束了与老孙的对话,关于“早潮三部曲之二”,关于《爱我,就催眠我》的对话,感谢老孙,以及阿列文、秦老师、上海滩007、大弘设计,在文学如此不堪的年代,他们加入了“保卫文学”的小组,某种意义上,他们保卫着渺小的王唯铭。

我走向马路对面,那里,有“吉祥馄饨”小店,我的手指触摸着口袋中这时仅有的12元人民币,进入小店,那瞬间,我感觉到我就是汪铭。

汪铭,是我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亲爱的,飞》中的一个主角,一个在跑酷中表现非凡勇气和激情的八零后。

为了跑酷这个极限运

亲爱的,让我们一起飞啊

王唯铭

动,汪铭拒绝了朝九晚五的城市生活,为了达成心中目标,他放弃了功利社会的所有一切。只是,他不得不接受父亲每个月1300元的生活补贴,他很卑微地“啃老”,很卑微地计算着每日开支,很卑微地想着假如走入的是“吉祥馄饨”,那么中午是吃12元一份的“全家福”?还是9元一份的“荠菜馄饨”?

此刻的我犹如汪铭,在生活的再次打击之后,我也开始了对“全家福”与“荠菜馄饨”的选择。

写下以上这些想要说明什么?

我想要说明,有两个主要原因因为我不断创造

新文本的强大动力,一是我始终渴望得到的生命证明,二是我每时每刻感同身受的人生遭际。

我当然不是汪铭。

就在我将胡椒粉撒在9元一份的“荠菜馄饨”上时,我想到了不久前,我与戴大年兄长、林少雯大哥相聚在外滩罗斯福会所和思南路思南公馆酒店的那种情景,那两次晚宴的人均消费,可以让我吃上数百顿的吉祥馄饨。

但如果我不是汪铭,那么,我就不可能写出《亲爱的,飞》,我就无法真正地感觉到汪铭内心暴风骤雨般的呼啸。

因此,我想说,某种意义上,我就是汪铭,我就是



有人说,早晨,一推开窗,阳光就洒进来了,太沮丧了。

听了,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阳光是那样好的东西,阳光少年,阳光心境……作画,摄影,更离不开。东山魁夷这样形容:“沐浴着初夏的阳光,它长成了一片明亮剔透的嫩叶。”而没有阳光时:“它的绿色不知不觉间竟变成了疲惫的色调。不久呈黄色,又变成茶色,耷拉在冷雨之中。”

阳光是那样好的东西,给万物涂抹上神奇色彩,会有人不喜欢?有。

德国摄影师伯恩·贝歇和希拉·贝歇夫妇。

他们不拍风花雪月,说那本来就是美的东西,不需要复制了。他们的拍摄对象很特别:水塔,煤仓,卷扬机塔,粉碎机,石灰窑,谷物升降机,鼓风机,钢铁厂……那些即将消逝的工业印记,已经拍摄了40年。

这种拍摄在开初是少人关注的,一个灰蒙蒙的旧工厂,美在哪里?直到数十年后的今天,那些影像才日

益显现出逼人的信服力,被业界称之为“工业考古学”。

忌讳阳光的,就是贝歇夫妇。

往往,好不容易拿到拍摄许可(有时要等待法律判决),好不容易移开了一切碍事儿的物品(有时是火车汽车有时是树木),好不容易摸清工厂的情况、找好理想拍摄角度,却遭遇了——阳光灿烂。

曾经我被人指点,拍照片其实是拍光线,有阳光在场,啥都好看起来。可是却听贝歇夫妇说,要等待阴天,有时要等一周以上。

阴天的作品不会更漂亮,却会更真实,更清楚,更精确,直到每个细微末节,连一颗螺丝钉都能用肉眼辨别。

阳光的涂抹,就像化妆品,使得对象美丽而失实。

如果以天气来喻心情,没有人会青睐阴天的。晴天通透亮丽朗朗乾坤,雨天淅淅沥沥绵绵情调,风天裙裾飘飘充满动感,雪天晶莹剔透如童话世界,阴天呢?唯有寂寞阴郁。

贝歇夫妇启发我懂得阴天,在平淡无奇的心情和日子里,看清生活的模样。

那个在城市生活中不愿被复制的男生,那个发誓要用“脱离地心引力而在空中飞翔获得无与伦比自由感”的跑酷战士。

而且,我更想说,某种意义上,中国,或者说上海,正有不少的男女都是汪铭,他们尽管在各自生活中没有得到所谓的成功注解,更有可能永远地得不到这样的注解,但这不妨碍他们对自己的人生作一个朝阳般的念想和腾越。

其实又有多少成功者呢?某种意义上,没有人是成功者,在我们终将结束生命并被宇宙黑洞彻底吞噬了的那一时刻。

有的只是漫长人生中的种种选项,你不得不作出判断,随后,不得不放弃,或,不得不坚持。

汪铭坚持了他20岁的选择,他决定在上海天空下作一个超越戴维·贝



勒的飞,尽管飞成功了,他依然一无所有,依然跟昨天一样地游荡在上海的大街上;而失败呢,他可能粉身碎骨,或,遍地鳞伤。我也坚持我的选择,坚持我对叙述、对书写的永生渴望。

这个中午,吃完了9元一份的“荠菜馄饨”后,我快步出发在气温不可思议地高达24摄氏度的上海天空下。

我将跟上心理催眠师王蔚文的节奏,开着他的CRV,带着他最心爱的女人罗娜,他们,七零后的这对剩男剩女,已经从318国道转入波密联结墨脱的省道,毫无疑问,他们已穿越了长达3公里的嘎隆拉隧道,在无比壮观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一边,大自然正用不可思议的地貌让他们感觉到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意义:爱我,就催眠我?

我将穿越到他们的身边,如同小兄弟汪铭一样:亲爱的,让我们一起飞啊。

贺神九载人飞天

(十六字令)

王家林

其一

飘。天外飞仙着意邀。炎黄贵,逐梦树天标。

其二

飘。入主天宫巾帼娇。新时代,大气女英豪。

想起儿子在澳洲当大兵

小申

如今,国内征兵有不少大学生入伍,使我想到了儿子在澳洲受军训当大兵那桩事。那是在他大学二年级时的暑期,是自己报的名。他的身体不很强壮,但我们支持,与其是尊重他的意愿,倒不如认为军训对一个人,尤其是男孩的成长,意义远不止“学打仗”。澳洲的征兵如招工,不管种族,肤色,信仰,性别,也不管你的父母是饭馆洗碗的,还是开银行的,或是有犯罪记录的。当然,也必须通过基本的身体,智能测试,如俯卧撑十五下等。既没“一人参军,全家光荣”,也不兴“敲锣打鼓”,儿子自个儿到城里的兵站刺了个光头,换上军装,便被送到营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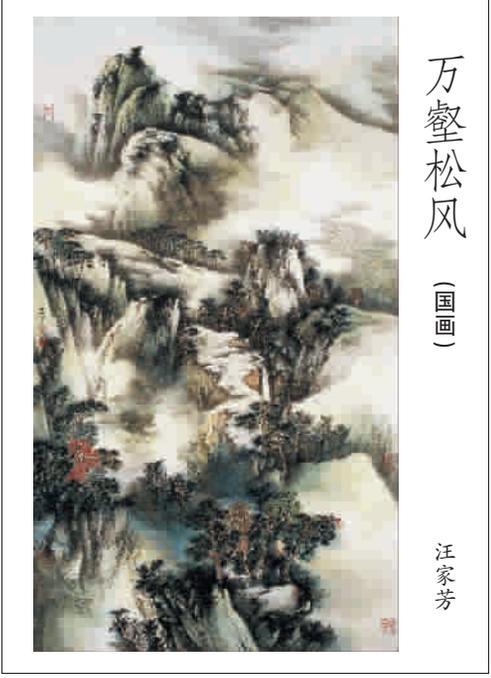
军训可不是学校的野营“Camping”,不管生活条件如何,训练的强度肯定不会低。所以我提醒儿子要有思想准备。果然,开始

的十来天是最难熬的,那也是他第一次打电话回来,说脚上的泡破了,手上的泡破了,浑身骨架像要散了。“真不知为什么要来。”我只能说“下定决心,争取胜利”了,自然也相信他嘴上这么说,但一定会坚持过来的。就这么又是一个多月,他们每天背上二十多公斤的装备,长途行军,野宿,营救,射击,冲刺,跋坡涉水,在泥塘里打滚。(部队有录像)这样的四十五天训练,如都通过了,你就是个大兵“Private”。据说有4%的淘汰率。大兵可继续在部队服役,也可作为预备兵源。

营地来了邀请信,请家人去观看受训结业操演。我真为儿子能通过军训高兴,也想看看新鲜,便不管腰疼腿痛,坐火车,再

转汽车到维省和纽省交界的军训基地。观看操演的不少是扶老携幼,举家出动的。

看台上,我身旁的一对老夫妇从英国来,为的是看孙儿的操演。那男的支着手杖,兴奋地告诉我,孙儿是悉尼大学工程的,他们家族的男子必须受军训,那是他的祖父定下的规矩,显然不是为打仗,而真上战场,还受了伤的也只有他,言语中充满自豪。我想,可能这也是威廉和查理王子都受训、服役的道理。上午十一点,由昆士兰大学军乐团引导,约八十名整装持枪的大兵进场,他们不时随乐曲、指令调整步伐,变换队形。看台离队伍不近,但要认出自己的子女还是不难的。那天烈日骄阳,操演程式繁复,近一小时。可大兵们精神抖擞,没一点疏忽。亲友们兴致勃勃,懂门道的和看热闹的相互指点,会意,场面热烈,有序和谐。我也



万壑松风 (国画)

汪家芳

真不敢相信,之前除了读书,便是电脑,比较内向的儿子,居然能如此雄赳赳,从他那架式,步子和烤黑了的脸,可知这成绩来之不易。澳洲政府很鼓励青年受训,也给津贴,那天来检阅操演,为成绩突出的大兵授奖的还是澳洲军队的第二把手。

检阅后,营地招待丰盛午餐。训练官来餐桌,与亲友攀谈,大兵们的长处,短处也一起端。我见儿子虽黑,但不消瘦,自然谈及军中餐饮,部队除了主食,有水果,甜品,冰淇淋等,只是要抓紧时间

进食。由于没见其他华裔大兵,敏感的种族问题自然而生。儿子看出我的疑团,说没那种感觉。部队对受训者一视同仁,学员间融洽,他也交了不少朋友。受训回来,儿子“长”了不少,主动干些家务,自己的房间,床铺整理得规范起来。还会烫衣服,擦皮鞋。此后,他业余服务于部队医务系统。年前,还被授予上尉军衔“captain”。

到部队磨练,能培养他们的刻苦耐劳,协作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对从商,从政,乃至为人家长应不无益处。

赏玩词语

毛荣富

叶圣陶先生教其子女写作,就要求他们赏玩词语。他说,语感好的人,一个词语就能展现一种美好的意象,还能唤起丰富的感受。他常让孩子们各选一个自己喜欢的词语练笔,长短不拘。据叶至善先生回忆说,这种练笔很有意思,既培养了语感,又把语言和生活联系起来。

今年沪上高考作文题的核心就是“微光”一词。有位考生不是去对题目作理性分析,而是凭语感赏玩“微光”一词。他想起了黎明的曙光、茫茫夜色中农舍的灯光、海上的灯塔,想起了鲁迅《白莽作<孩儿塔>序》中的“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由此得出,这微光就是辉煌的前奏,导引前行的标志,就是心中稍纵即逝的灵感、直觉,是尊贵的不速之客。于是,就有了对题目准确地把握,就唤起了写作的欲望。

